

顾田
『怀南田诗』
校读

王庆祥◎著

GUTIAN HUAINANTIANSHI JIAODU

顾田『怀南田诗』校读

王庆祥◎著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顾田“怀南田诗”校读 / 王庆祥著. — 宁波: 宁波出版社, 2016.10

ISBN 978-7-5526-2593-6

I. ①顾… II. ①王… III. ①古典诗歌 — 诗歌研究 — 中国 — 明代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94827 号

顾田“怀南田诗”校读

著 者 王庆祥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

(宁波市甬江大道 1 号宁波书城 8 号楼 8 楼 315040)

<http://www.nbcbs.com>

责任编辑 俞 琦

责任校对 张爱妮 霍佳梅

装帧设计 金字斋

印 刷 宁波白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5.25

插 页 1

字 数 190 千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26-2593-6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若有印装问题影响阅读,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574-87286804

序 言

蓬莱山翠,纓溪水暖,王庆祥先生历时经年,钩沉索隐,著就《顾田“怀南田诗”校读》一书。奉读之余,感悟纷至。

明洪武二十年(1387)南田诸岛“迁徙封禁”事件及其前后历史,旧时研究多以征引文献资料为主。由于文献资料匮乏,所论往往未能精详,甚而有误。尤其在南田历史归属问题上,常常依据象山县历史沿革进行推论,不免有失其真。1986年10月,南田岛樊岙洋厂湾山上出土了一方唐代墓砖以及一批唐代长沙窑瓷碗等文物。墓砖上的“坟记”载明,唐元和十二年(817)南田山隶属于“宁海县依仁乡”,地称“万岁里”。自此,开创了以出土文物证史之法。县内外文史界多用此为据,证明唐神龙二年(706)象山立县,南田诸岛并未划归,仍为宁海县所属。但是,对于南田唐、宋、元、明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状况,依然不甚了了。1999年以后,发生了张苍水被执地点之争鸣,县内外文史学者即以张公遗诗及乡贤吟咏证明其确在南田悬岙被执,颇具说服力。庆祥先生即在其间发现元末明初南田诗人顾田“怀南田诗”富有证史价值,于2005年2月辑得其诗16首,印行了《顾田“怀南田诗”解读》一集,并认为这些诗章所展示的是南田“迁徙封禁”前后的历史画卷。

以史解诗,以诗证史,古已有之。汉代韩婴的《韩诗外传》开其先河,援引历史故事以解诗义。到了明清之际,黄宗羲论杜甫诗,亦见以史证诗。乾嘉学派在考经证史的同时,又有了考诗证史、文献互证之法。钱大昕以碑刻与典籍文献互释。近代以还,“二重证据”、诗史互证大家辈出。民国初年,王国维以甲骨文、敦煌文书与典籍文献互证,并提出“二重证据法”之概念,成为公认的学术正流。现代陈寅恪更是以诗证史、诗史互

序
言



证之典范,所著《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即为其代表作。此后,学界又发展出“二重”以上的“多重证据法”,闻一多在经史研究中还曾引入神话传说、民俗资料与《诗经》互证。延至当代,更有引入“文化人类学”、氏族谱牒、民间文书、口碑资料等证史。

庆祥先生早年就热心地方历史文化的发掘、整理与研究。1986年在县府办公室主任任内,主编《象山县志》获得成功。后来在县府文教副县长、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县政协主席任上,仍一直重视文史研究工作。退休后,在担任县慈善总会会长期间,更是地方人文历史研究的引领者和亲为者,著有多种文献资料和名人著述的校注、考释。从2014年冬开始,先生又广泛搜集顾田的“怀南田诗”和南田古代家族史料、地方历史传说,并结合田野考察,解诗论史,从而充分揭示了南田“迁徙封禁”事件的历史真相及其前后的南田历史状况,令人耳目一新。

《校读》一书,校勘各诗,订正差错,诠释章句,阐述本事,实在不易。尽管其中有的论证仅凭孤证,个别论述尚属推断,但就总体而言,此书无疑已臻于南田历史研究的学术前沿。其最大价值是考明了南田“迁徙封禁”前后的行政归属和地治状况,最深的功夫是查清了南田历史上的几大家族和诸多历史地名渊源,从而廓清了南田明初“迁徙封禁”前后的自然、社会状态。书中“前言”,通论了顾田及其“怀南田诗”,使全书脉络贯通,主旨凸显;“附录”,又使全书得以有史料支撑,为读者阅读理解有关章句提供了有力证据。

先生嘱我为此书作序,赐我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但又恐学识浅薄,有辱此作。只因钦佩先生开县级老领导亲力亲为地方人文历史研究之先的治学精神,且备感先生多年来对我辈工作的关心奖掖,故略陈蠡见,权以为序。

钱永兴^[1]

丙申杏月于泰醒斋

[1] 钱永兴:象山县地方志办公室研究员、《象山县志(2008)》主编。

前言

顾田及其“怀南田诗”

(一)

顾田,字九畴,号耕云散人,元末明初南田临门村人。其时,南田诸岛(包括南田岛、箬渔山、乌岩山、珠门山、花岙山、坦塘等六个住人岛以及附近大南山、八排山、藤棚屿、偶岛、清凉屿、狮子山、大小甲山、黄屿门山、箬帽山、牒屿、台明屿(旧时台州、明州分界点)等无人岛礁)属台州宁海县宁和乡,为该县第五十一都。都内分上五甲、下五甲,共十甲。临门村为下五甲之第一甲(亦即五十一都第六甲)。该村因地处南田岛西南之荷花心山与乌岩山之间的口门临门(别称琳门、灵门,明末清初称林门,后又称蜊门)东侧山坳内,故名。清光绪之初因围筑了鹤浦大塘和龙泉大塘,使临门水道成了一条自北而南的曲折海港,人称“曲港”(即今乌岩港和蜊门港),临门村亦随之更名为曲港村。民国之初南田立县,以为村名不雅,又改名吉港村。1952年4月南田自三门县析归象山县后,吉港历为鹤浦乡(公社)属村,今为鹤浦镇建制村。

顾田的生卒年历无确切记载。据其“怀南田诗”有关章句所言推算,他大约生于元顺帝至元四年(1338)前后,卒于明永乐中期。“临门顾氏”是一个来历不凡的名门大族,古时与陈氏、范氏并称“南田三大标族”。顾田在顾氏同排行兄弟中为第十九人,故称“行十九”。他是元末的一



名副贡(即科举考试曾中拔贡之副榜),善诗,著有《耕云集》和《耕云拾遗》,堪称“南田诗人”。可惜所著诗集早佚,今已不见。

之所以称“临门顾氏”是一个来历不凡的名门大族,乃是因为其族远祖顾雍是三国时吴国之丞相。到了唐代,其后裔有顾一琦登进士,任函谷大夫。其子顾昭亦登进士,擢山西道左都御史,后因乱,子孙星散(见南宋文天祥《顾氏宗谱序》)。今宁海七市、下洋及西苍溪下等地《顾氏旧谱》则记顾氏迁浙始祖为顾乾(字捧阳,号万一),于唐末登进士,任登州(今山东文登)刺史,乾符间(874—879)为避“黄巢之乱”入闽,又由闽迁浙江台州黄岩。其后裔(名讳无考)则分迁宁海。至南宋之初,再由顾明显转迁南田临门(见宁海西苍溪下《顾氏旧谱》)。相传,临门族裔历代为官,世人称其族人为“顾官人”。至七世顾应魁,于南宋开庆元年(1259)参加“桥门之选”(即辟雍选士),获枢密院“择录内舍”(即可选择录用内史舍人)资格,后任“督干”(都督府干办公务一职)。顾氏后人则称之为“中兴之祖”,因为他不仅为官,而且为顾氏“添丁加产”。所谓“添丁”,即他娶范氏(一说王氏)为妻,生子三人,得孙五人、曾孙十六人、玄孙四十八人。而且子孙们也颇有出息:长子顾蒞孙曾任沔阳(今湖北仙桃市)教谕;次子顾芹孙曾“院取入泮”,为宁海县学庠生(秀才),后在家任教并协理田产;三子顾芷孙曾任“象山县长”(疑为象山县尹,但为历修《象山县志》所不载)。孙辈中,有顾济翁为“学录”,顾沂翁为“监元”。曾孙辈中,有顾宁祖为“提举”,顾昌祖为“主簿”,顾敬祖为“州判”。玄孙辈中,有顾世忠初为“临门永守”,后擢“永平府尹”;顾世晏(字思清)为“陇西副使”。所谓“加产”,顾应魁曾在临门一带筑塘围垦,使田产达到上万亩。又曾在村内广建屋宇,使房产规模大大超过历代祖居,厅轩、书院、开街店屋俱全。

诗人顾田按顾氏排行,属临门十世孙(“祖”字辈),但在宁海各地今存旧修《顾氏宗谱》“世系”中,不见其名。他也许不是顾应魁嫡传曾孙

一辈,而是旁系族人。不过,他在“怀南田诗”中,却多次写到其族其家的不凡身世。比如在《自丹山回宿梅枝弟廷静草堂》中吟道:“忆昔吾弟本同家,家风共出名门右。簪裾已历三朝间,良田海上有余亩。交游楚楚麒麟儿,戚里翩翩凤凰友。锦席瑶觞珠翠重,春风无日无花柳。”从中可见,临门顾氏在顾田一辈是何等的富足!

自然,从南宋之初始迁临门到顾田一辈,在长达 200 多年的历史长河中,顾氏也没少经历波折与磨难。据顾应魁《遗嘱》(见本书附录一),南宋咸淳元年(1265),他的祖父顾赠(此前曾“恩授初品”小官)后来“迁华”(疑从北方回迁南宋)时,“兵船奄至(南宋兵船突然来到临门),焚荡室庐。虽予与汝母(即范氏或王氏)及诸幼幸获苟全,而生计一空,狼狽万状”。此事,《遗嘱》中未言其原因,疑是顾赠在北方与当时入主中原的蒙元政权有什么瓜葛所致。景炎二年(1277),“寇仇起衅,讼祸连年”,顾应魁曾被“谤倩(遭人诽谤勒索),凶徒于邻郡僧僚(疑为庆元府即今宁波某寺院之僧舍)拘禁谋害,几危性命”。宋末元初,南田尤宗祖起兵抗元,社会动荡不安。官方起发“东征船只”,他又“应酬百出”。元至元二十一年(1284),他“方谋添架数椽(刚刚谋划建造几间住房),又被冤仇辈装词告讦。委官(上级委派的官员)下乡,大费应酬。所盖厅轩,未能结果”。第二年八月,“飓风倏作,悉被刮倒,上雨旁风,无所遮蔽。只得又极力斗簣,涉历三载,而后苟完”。又有明成化间顾谔《临门变迁事实》(见本书附录五)记载:“十世宗九骏(与顾田同辈)充粮长(充当南田输送军队粮食事务的地方差役),因输斛延迟,祈改布帛。及方起贩,以盐徒诬罪,诸伯叔、昆季(兄弟)谪戍西北、南直诸军卫(明代南京周边之‘金陵卫’‘凤阳卫’戍边)。”因此,顾氏家道一度中落。与顾田同辈之顾万(行十七)竟离家入赘象山井头周氏。后与周女庆三成婚,发为一族(见本书附录六)。顾万“行十七”,顾田“行十九”,两人显然是堂兄弟。明洪武四年(1371)、七年(1374)、十三年(1380)为防倭寇,时为征南大将军的汤



和曾三次“徙发南田”，临门顾氏与其他族众几度被迁宁海各地，后来才陆续回迁。

(二)

对临门顾氏而言，最大的劫难莫过于明洪武二十年（1387）南田“迁徙封禁”时险遭“赤族之变”。

此一事变的起因是，洪武十八年（1385）明太祖朱元璋为防备两浙沿海倭寇，听从方鸣谦（方国珍侄子）“量地远近，设置卫所”之策，敕令时为信国公的汤和巡视浙东浙西海防。他先后“度地设置防倭卫所五十九处，选壮丁三万五千余人筑城，浙人苦之。逾年城成，浙东民户四丁以上者，户取一丁戍之”（见《明史·太祖本纪九》）。其间，他在渝州（今舟山）还发现“赵宋遗族”多聚居于此，疑有“苞蘖之萌”（即有复辟宋朝之苗头），遂废昌国县（今舟山定海区），移昌国卫驻象山县石浦“老东门”（今东门岛），并徙发渝州、南田、玉环等四十六个大小海岛之居民十余万人至内地“市居”。

当年南田诸岛居民中，虽无“赵宋遗族”，但也不乏隋唐、两宋“龙脉所钟”的高官后裔。比如：居住在“杨庄”（今杨柳坑）的陈氏，相传是南朝陈后主叔宝长子“吴兴王”陈胤的后裔，隋唐时迭出高官。居住在“田湾”（今大、小南田）的陈氏，与之同排行（可见也是陈胤后裔），唐宋间也高官代出。居住在“虎头岩”东、西两侧的川洞和螺蛳礁的陈氏，其远祖陈怀珣（相传也是南朝陈霸先之后）是唐光化间（898—901）进士，曾任御史大夫。始迁南田之祖陈仍次子陈汝仁是北宋进士，曾任四川制置使、安庆知府，世人称其族人“陈大使”。居住在今高塘岛乡罗源村的林氏，其远祖林搢是北宋显宦，宋徽宗赐进士出身，官至兵部尚书、同知枢密院（副宰相），后拜光禄大夫。始迁南田之祖林道之系侯州知府、昌国

州判林守礼之子，曾为鹿邑县尉。居住在今鹤浦镇大沙村的尤姓，远祖尤袤是南宋进士、大诗人，曾官至礼部尚书兼侍读。其子尤炫始迁南田，而另一子尤焞亦官至礼部尚书。居住在临门村的顾氏，上文已述及，也历代为官。特别是尤氏宗裔尤宗祖，还曾于宋末元初在南田、象山一带起兵抗元，声势颇大，震惊元朝，最后被元将合剌带招降九千五百九十二人。这些“龙脉所钟”的族众，对汤和而言同样是心腹之患。因此，他即以南田“地接外洋，恐其引倭”，尽迁诸岛居民。当时，上方的徙发计划是：迁一千二百户充发新建成的“临海卫”水军，其余二百户徙发南直隶（首都南京周边地区）“金陵卫”和“凤阳卫”屯田戍边。若“旧甲”（指原上甲范岙、原下甲临门）二百户“恋土不迁”，则“尽赤其族”（即杀灭全族），并以洪武二十年三月十四日（1387年4月13日）为期限。

这是一个相当血腥的迁徙计划！幸有时任临门巡检司巡检邹公、副巡检刘公（二公名讳、字号均失传）将“尽赤其族”消息暗中告诉给了临门顾氏族人，并“密令居民亟逃之”。顾氏居民闻讯后，立即纷纷出逃。其中第十一世四十八壮丁（皆顾应魁之玄孙），除一人（顾世俊）早前已迁居宁海梅枝外，四十七人迅即逃避至宁海东乡七市、下洋、东苍、西苍等地（见本书附录三）。诗人顾田当时已属“天命之年”，不在壮丁之列，但也与族人一起紧急逃离了南田。结果，“王师既至，影不一存，咎归邹、刘。二公则谓：‘国家多一民，则国赋增一税。为民即以为国，余岂私之哉？君！今罪在守土，死一命以留千百命，何惧之有！’”于是，“二公皆慷慨就死，赤身系纆，倒曳数里，削骨肉于砾砾，弃其尸于大海，以饵鱼虾”。场面是这么的惨烈（见本书附录二）！

就在邹、刘二公为国爱民牺牲、临门顾氏免遭“赤族之变”后的第八天，即同年三月二十二日（阳历4月21日），官军“奉旨徙发”南田诸岛居民，并约“上午迁者为民，午后迁者为军”。为军者，实即罪犯，将世代执役，亦即当年所谓之“长生军”。在这种高压手段下，南田诸岛居民在半



天之内悉被迁往台州府郡城东郊，编户一百十三里而聚居。官军还同时“尽搜山谷，封禁其地”，史称“迁徙封禁”。从此，南田诸岛遂虚其地，孤悬海上。

(三)

诗人顾田自从紧急逃离临门故家之后，一直流离失所，在宁海、象山两县各地飘泊无定。他虽然长期怀乡心切，却又欲归不能。一如他在诗中叹道：“杜鹃劝我归家去，我竟无家何处归？”“芒鞋踏破天涯云，飘泊江湖日已久。红颜去尽黄金空，衣上尘污一尺厚。”直到二十余年之后，在明永乐六年（1408）前后，他才从象山县石浦“番坡”（今番头岙村）乘船回南田重游故土，暂住临门故家。其间，他因景以寄所思，写下了一系列“怀故土之情，悲骨肉之离”的诗篇。但不久，他又“携书海上归”，回宿宁海梅枝弟廷静草堂。然而，却“往依不果，落魄风尘”，以至“衣食不给”。这时，从前入赘象山井头的堂兄顾万“怀昆弟之情”，将他“延至家。卒以寿终，遂卜葬于岙底凤凰山祖坟之南”（见本书附录八）。其墓葬，至民国之初“墓门颠倒，仅留一柱”。井头顾氏宗人“爰立栏石，且置以碑”。然而，在1958年“大跃进”时，却因岙底村民开荒而被彻底平毁。

顾田这一时期的诗作，由于居无定所，多被散佚。后由其堂兄顾万“抄录十余首，俱藏于家”，称“九畴公怀南田诗”。现经查考，最早收录顾田“怀南田诗”的，当属明崇祯《宁海县志》。该志于卷十一《艺文志》中，录有顾田七律《桃源夜坐思亲》《龙山庄书事》《南田村居》《游枫山寺，山有龙湫》《怀临门故乡时因信国公徙发》，古诗《过枫桥即事二首》，七古《自丹山回宿梅枝弟廷静草堂》，共八首。此后，清乾隆《象山县志》据崇祯《宁海县志》选录七律《忆故乡》（实即《怀临门故乡时因信国公徙发》，但章句多有不同）和七古《自丹山回宿梅枝弟廷（廷）静草堂》，

共两首。乾隆五十四年(1789),象山倪象占在其所著《蓬山清话》中,亦从《宁海县志》收录顾田诗六首。嘉庆二年(1797)井头顾氏创修宗谱(以下称《井头宗谱》),又收录“九畴公怀南田诗”十二首,并冠以诗《序》一文。民国十四年(1925)第四次续修宗谱时,又增补四首,共十六首。十六年(1927),民国《象山县志》成书刊行,则于卷三十三《文征外编(下)》收录顾田七律四首、古诗二首、七古一首,共七首。不久,南田县纂修县志,井头顾文黻(顾万之十九世孙)抄送宗谱所录“九畴公怀南诗”以赠。故民国《南田县志》卷三十三《艺文志》所收“南田诗人顾九畴先生诗章”亦为十六首。

2014年,新发现宁海县七市续修《顾氏宗谱》(手抄本,以下称《七市宗谱》)和下洋旧修《顾氏宗谱》(刊印本,以下称《下洋宗谱》),均于《世藻》内录有《九畴公吟稿》:《梅枝行》(实即《自丹山回宿梅枝弟廷静草堂》)以及《重游临门故址,因景以寄所思凡二十三首》《伤乱三首》,共二十七首。

综合以上录本,剔除重复篇章,共得顾田“怀南田诗”三十三首。其中,五律一首,七律二十六首,七绝二首,七古二首,古诗二首。

(四)

今所能见读的顾田“怀南田诗”,虽然篇章不多,又都是怀乡感时或因景思旧之作,从诗面看也并不难读,大多近乎近人诗作,明白易懂。但是字里行间却蕴含着南田“迁徙封禁”前后的诸多历史信息,其中不乏本事记述,透过这些篇章,今人可以窥见从隋唐到明初各个历史时期的真实的南田,从而廓清和化解从前的各种误解和讹传。

南田诸岛自从明初“迁徙封禁”之后,一直孤悬海上。到了明末清初,又因郑成功反清称王和张名振、张苍水“拥兵南田”抗清,至清顺治



十八年(1661)朝廷颁布了“迁界海禁令”,并严令“寸板不许下海”,南田又长期与世隔绝。虽然后来温台、宁绍各地不少无业民众潜至岛上私垦偷种或樵山渔海,地方当局也曾屡议开禁,但终未果。直到光绪元年(1875),方由浙江巡抚奏准“奉旨开禁,听民耕作”。因此,从明初“迁徙封禁”到清初“迁界海禁”,再到光绪“奉旨开禁”,南田诸岛在长达四百八十八年的岁月里,人文历史几近空白,特别是对于明初“迁徙封禁”前后南田的真实情况,人们一直不甚了了,连史家记述也不乏讹误。而解读顾田这些“怀南田诗”,即可大致明了南田这段历史的真实情况。

第一,可以从有关篇章中明了南田的悠久历史和“迁徙封禁”前的地治状况。

比如《海中仙源》写道“海中福地实仙源,开辟山川唐宋先”。可见南田自古就有“海中福地”之谓,而且还是“海中仙源”。因此,南田的开发历史早在唐宋以前就开始了。《空有所思》也写道“临门开辟几千秋”。果不其然,在前几年文物普查中发现了今大百丈村坑门里山上先秦时期的多幅连片岩画,可知当时已有先民生息繁衍于此。

又如《仙源古迹》写道“万岁里中人物古,太平庄上土灵新”。“万岁里”是唐代南田范岙一带居民聚落名称,选丁粮多者为里长,催办粮税,调处民事。这可由1986年在樊岙(原称范岙)洋厂湾山上出土的唐元和十二年(817)“沈氏二女墓砖坟记”证明:“南田山”当年隶属于“台州宁海县依仁乡万岁里”。由此可知,唐神龙二年(706)象山立县,并未将南田从宁海县划归象山县。“太平庄”疑是今九皮庄前身,为宋代能仁寺所设的寺庄。

再如《五十一都》写道“台州府属称宁邑,五十一都沧海间。上五甲分下五甲”。可知南田在明初“迁徙封禁”时,仍属台州府宁海县,为该县第五十一都(由宁和乡管辖)。都内地治管理,则分“上五甲”“下五甲”。经查考,“上五甲”在范岙以及大小南田、金漆门、杨柳坑一片,其中第一

甲在范岙。“下五甲”在当年临门村以及箬渔山、乌岩山、珠门山、坦塘、花岙山以及坦塘岛一带。同时,还设有临门巡检司。《长思故里》即写道“捕盗巡司设二衙”,“捕盗巡司”即临门巡检司。“设二衙”则是其特别之处,因为南田诸岛东西地不相属,所以置有正、副巡检(如上文述及的邹、刘二公),各设官衙,一在范岙,一在临门,分治左右。

第二,可以从有关篇章中明了南田的居民姓氏构成和明初“迁徙封禁”前的人户规模。

比如《都保地位》写道“陈氏本称陈大使,顾门原是顾官人。罗源宣教称呼实,碑石宏才姓字真。更有杨庄省元派,田湾同姓额同伦”。“陈氏”,即居住在里、外川洞和螺蛳礁的陈怀珣族裔,后因族人陈汝仁曾任四川制置使,权重位高,别称“制置大使”,所以南田民间称其后人为“陈大使”。“顾门”,即临门顾氏,因其族历代为官,所以南田民间也称其后人为“顾官人”。“罗源宣教”,即罗源村林氏,因其远祖林攄在拜光禄大夫时,曾在集英殿唱贡士名录,而不识“甄盎”二字,留下历史笑柄。后人则戏称之为“罗源宣教”。“碑石宏才”,指大沙尤氏远祖尤袤,因为他不但是南宋高官,而且是大诗人,与杨万里、范成大、陆游并称“南宋四大家”,一代鸿儒,著述丰富,故称。“杨庄省元派”,则因族人陈佑曾得中举人第一名,即解元,故称其族为陈氏“省元派”。“田湾同姓”,是说居住在今大、小南田(旧称田湾)的居民也姓陈,而且与“杨庄”陈氏同宗同排列,故称“额同伦”。从中可知,南田诸岛当年居民中有陈、顾、林、尤四大姓,因而诸多史志载籍历来皆称“顾、陈、范三大标族”。此次查考中虽然也发现范岙有范姓,但其后来迁往何地却始终不明。同时,范岙尚有李姓(迁宁海武岙)、周姓(迁宁海大路)、葛姓(迁宁海毛平),还有大乌岩山“赤坎”(今名地龙)任姓(迁宁海辛岭双水)。此外,据《南田县志》,今螺蛳礁村曾有罗姓居民,并且“富甲一山”,“迁徙封禁”时“迁回内地”,亦不详其迁居何地。

又如《海中仙源》写道“二十六湾诸海岙,一千五百众人烟”。可知



南田诸岛在“迁徙封禁”前已有 26 个村落,1500 户人家。若按当年户均 4 口计算,则人口规模已达 6000 人。因而有关史志载籍历称“十余岙,约六千人”。

同时,根据顾田相关诗中提及的一些古村名,考其历史演变,可知今鹤浦镇与高塘岛乡诸多村名之来历,如:文山前村,古名“茶岙”;黄金坛村,古名“泥岙”,雅称“义岙”;黄金盘村,古名“白狗窠”;小网巾村,古名“马筋庄”,又名“大、小马巾”;水糊涂村,古名“葫芦岙”;杨柳坑村,古名“杨庄”;蟹厂村,古名“蟹坑”;鱼潭村,古名“药孟”,又名“饭孟”;罗源村,古名“大井西村”;金高椅村,古名“金公岭”,凡此等等,均可借以订正《象山县地名志》有关记载之讹误。还有不少山名、溪名、湾名等地名,都有其历史渊源。

第三,可以从有关篇章中明了南田的产业结构和“迁徙封禁”前居民的经济生活状态。

比如《长思故里》写道“土地膏腴宜稼穡,田园宽阔足桑麻”。可知南田当年亦以农耕为主,生产稻谷。同时,种桑养蚕,缫丝织绸;植麻缫线,织网捕鱼。同诗还写道“煮盐团灶分三处”。经查考,这三处“煮盐团灶”,一在“田湾”(今四都塘),一在“下塞”(今汪涂塘),一在“竹山”(今箬渔山南孝贤湾)。这三个地方当年海涂面积都比较大,可知南田的盐业生产也有相当大的规模。

又如《五十一都》写道“白牌山耸春长好,金齿门开夜不关。更有鱼虾好土物,客舟来往泊田湾”。可见今鹤浦八排门、金漆门一带当年渔业生产也有相当大的规模,客舟经常来此购买鱼虾等海产品。

再如《极目家山》写道“户有薄田三万亩,门容役客半千强。读书尽入登瀛塾,酌酒齐升耐晚堂”。《虎头岩簇》又写道“十世儒冠科甲第,五朝诗礼善人家。秋林处处黄金橘,腊月朝朝白雪虾”。可知当年南田居民经济繁荣富足,而且重视文化教育。

第四,可以从有关篇章中明了南田“迁徙封禁”前后丰富的历史文化传说,以及诸多风景名胜古迹。

比如《忆昔临门》写道“书符划石刘仙子,卓锡开山白道猷。晋宋相传三寺院,东西连接九庄头”。“书符划石”是指今黄金坛村北高斗山上的大小两个岩洞,相传唐高宗李治时有道士刘道合在羽化成仙后曾游居于此,并在洞壁上刻下道家书符。又在大洞下的石坛上“点石生金”,此一石坛因名“黄金坛”。山下古村“义岙”亦得名黄金坛村。“卓锡开山”,是指东晋和南北朝时期的高僧白道猷在南田古寺院驻锡开山。“三寺院”,是指东晋和两宋时期遗留的“妙胜院”(后称能仁寺,址在今九皮庄附近)、“天真院”(后称“天真寺”,址在金漆门小南山,即今之天妃宫前身)和“护法院”(后称白莲寺,址在箬渔山磴门岗之南)。“九庄头”,相传古时围筑枫树脚塘时,打了八埕(bì)木桩,依然不成。后来打第九埕木桩时又险些不成,有位老人见此险情,立即跳下打桩的浅海里,以身护桩,结果塘坝打成了,而老人却不见了。人们为纪念他的见义勇为壮举,将围成的海塘命名为“九埕庄”(后曾谐称“九尾庄”),今称“九皮庄”。

又如《沧海福地》写道“白狗窠中眠狗吠,金鸡岩上斗鸡鸣。药盂有草香常满,笔架无毫烟自横”。“白狗窠”即黄狗蟠,今名黄金盘。“金鸡岩”即今雉鸡山上的“鸡笼顶”。“药盂”即今鱼潭山(一名饭孟山)。“笔架”即今大乌岩之笔架山。至于“眠狗”为什么会“吠”,“斗鸡”为什么会“鸣”,以及为什么会有“药盂”“笔架”等等,肯定都有其历史传说,只可惜这些传说今已不传。

再如《临门海阔》写道“松屿路朝大排石,桃花坑透小天台。七娘床顶云张幕,千步沙头浪吼雷。”“松屿”指今五利村中的“峙山”,原为海中小岛屿,因长满古松,是从前南田的胜景之一,故名。“大排石”是从前溪流中的石磴步,从“松屿”通往后塘角的交通要道。“桃花坑”即今樊岙村前的“长坑”,发源于“桃源山”,从前每逢初春,桃花盛开,透着类似天台山



桃源洞那样的气息。“七娘床”之名早已失传，疑指今大百丈村东大片山北偏东的“朱娘岗”（俗称猪娘岗），海拔365米，其上常有云雾笼罩，犹如“云张幕”。“千步沙”即今的大沙村前之沙堤和沙滩。这里东临大目洋，平时多风浪，涛声震天，犹如雷吼。今已在沙堤内侧开发旅游度假景点。

还有一些篇章写到于今犹存的风景名胜，如“插汉青无了”的大佛头山、“洞口黑云浮”的乌岩洞、“相连流水湾”的流水岩、“庙前红稻熟”的白鹤庙、“岬比葫芦样”的水糊涂、“龙潭云气横”的白龙潭、“老龙无羌在”的石屋洞、“虎啸龙吟不可听”的龙虎斗、“洞口仙云月吐吞”的龙洞等等。

第五，还可以从有关篇章中明了南田“迁徙封禁”以后的种种衰败景象。

比如，《落日徘徊》写道“桑田尽变鱼虾地，火宅浑为麋鹿场”，《临门水路》写到“荒田寂寞多狐鼠，不复西风禾黍香”，《长思故里》写道“可怜此地今无主，惟有空林噪晚鸦”，《横山书符》写道“二十余年人迹断，荒村惟有野鸡啼”，《仙源山灵》写道“燕子飞来无宿处，独留鸥鹭伴沙汀”，《忆昔临门》写道“藤梢荔蔓迷行路，欲访遗踪不可求”。诗人在二十余年后重游故土时，所见的南田诸山都是如此这般的败象。

又如，《空有所思》写道“寨西衙里人烟冷，岭下坊前草木稠。空有所思归不得，鱼龙悲啸使人愁”，《自丹山回宿梅枝弟廷静草堂》写道“天翻地覆江海移，水竹幽居竟何有”，《伤乱》写道“夜雨愁家破，秋风泣路穷。桑田仍变海，骨肉尽飘蓬”，《竹山新庄》写道“我家一万九千亩，今日荒凉天一方”。这些都反映了顾田及其家族的不幸遭遇，是诗人的悲叹，更是对“迁徙封禁”造成的苦难的一种控诉！

总之，透过顾田这些“怀南田诗”，今人可窥见南田“迁徙封禁”前后的种种景象，亦即南田历史的真实画卷，一如史家所言，“诗可证史”！而这，正是本书校读之目的和意义所在。

著者 2015 年 10 月改定